

**烟台故事**

# 惨烈的小宅战斗

于建章

1943年12月23日，发生在牟平县八区（现牟平区玉林店镇）小宅村的战斗，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牟平境内规模较大、极为惨烈的一次战斗，敌我双方都损失惨重。

小宅战斗，也称茶棚战斗（因两村相距较近，都是战场）。1943年12月，我地下党获悉消息，牟平城几名日军与100多名伪军23日将前往水道、玉林店日伪军据点换防。东海军分区司令员于得水与其他领导商议，决定在玉林店镇的小宅村设伏，消灭这股敌人。小宅村位于牟平城南10

公里，是敌占区。为了不走漏风声，22日夜，于得水率司令部炮排和东海独立团二营四连150余人秘密开进小宅村，指挥部设在村民姜元庆家，并立即将村东、村西路口封锁起来，不让任何人进出。牟平九区中队和民兵150多人分别进驻附近的董格庄、李格庄、大屯圈村。

23日清晨，我军进入阵地，准备战斗，并分别在敌人来路上的蛟山山顶、露水夼山顶、小宅村西头设立了三个瞭望哨。距牟平城最近的蛟山瞭望哨发现敌人出城后，如果是100多人投一颗手榴弹，200多人投两颗手榴弹，以此类推；露水夼瞭望哨收到蛟山瞭望哨的信息后，以同样方式

发出信号；村西头瞭望哨得到露水夼瞭望哨消息后，立即把消息告诉村里的指挥部。如果敌人在200人之内就打，人多了就不打。

当时小宅村的伪村长是被我党争取过来的，他明里是伪村长，为日军效劳，暗中为我党做事。部队进村后，他表面上看非常欢迎，但对部队进

村很不愿意，特别是得知部队要在村头打日伪军伏击时，更是惊恐万分，担心遭到日伪军报复。他等部队安顿好后，在村头找到一名不务正业的“二流子”村民，派他从村里一条外人不知道的小路出村，连夜进城，向驻牟平的日伪军送去了八路军要在小宅村头打伏击的消息。

小宅村距牟平城10公里，根据情报推算，敌人上午8时出发，应该在上午10时左右到达伏击阵地，可是到了中午12点也没有发现敌情。为了隐蔽，不打草惊蛇，战士们从早晨到中午没有吃一口饭，一直默默坚守在阵地上。

下午1时左右，蛟山瞭望哨发现有100多名日伪军出城了，就投了一颗手榴弹；露水夼瞭望哨看到发出的信号后，也随即投了一颗手榴弹，两个瞭望哨的侦察员投完手榴弹后都撤离了，没有留下来继续监视敌人。小宅村西瞭望哨的侦察员看到露水夼瞭望哨发出的信号后，迅速将情报报告指挥部。指挥部认为日伪军有100多人，只有几个鬼子，我军消灭他们很有把握，立即决定打击这股敌人。

下午3时许，由牟平去玉林店和水道据点换防的日伪军进入我军伏击阵地。指挥员一声令下，我参战指战员猛烈开火，日伪军仓促应战，狼狈不

堪。在我军的猛烈打击下，日伪军抱头鼠窜，向后撤去。不一会儿，奇怪的现象出现了，后撤的日伪军突然掉回头来，不要命地向我军阵地猛扑。原来，驻烟台日军接到牟平日军的情报后，集结200余名日军海军陆战队，乘21辆卡车，直达距小宅村不远的十六里头村，在那里下车后，兵分三路，对我军实施反包围。在日军的进攻途中，正好遇上溃退下来的伪军，恼羞成怒的日军指挥官举起指挥刀，将伪军大队长一刀劈翻在地。后撤的伪军见状再不敢后撤，只得硬着头皮往前冲。

我军不知敌情有变，没有察觉伪军身后还有200多名日军。面对敌人的反扑，我军全体指战员端起枪，迎着反扑的敌人发起了冲锋。我九区中队也从正东、东北、东南方向冲杀过来。此地是一片开阔地，没有任何遮挡物，我军全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，许多战士中弹倒下，但是我军参战指战

员没有退缩，迎着枪林弹雨直冲进敌群，一场惨烈的肉搏战在小宅村东场展开了。

日军手中的武器是清一色的三八大盖加长刺刀，我军独立团二营四连仅有三十几支缴获的三八大盖；区中队的战士与民兵使用的是“汉阳造”和杂牌枪，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。拼刺刀我军不占优势，可我军战士不畏强敌，敢于亮剑。九区区中队一班长刘敏，手里端的是“汉阳造”，在打完了仅有的几发子弹后，他干脆扔掉“汉阳造”，凭借着参军之前练就的武艺和打猎练出来的身手，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。他夺下日寇的三八大盖枪，机智勇猛，左冲右刺。有的战士拼刺刀不占优势，就紧紧抱住敌人，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。

面对敌强我弱的战场局势，我军边打边撤，遭遇日军伏击仍顽强抵抗。夜幕降临，日军也不敢恋战，乘车窜回牟平和烟台。

格庄镇）的党组织，带领民兵和群众连夜打扫战场，他们悲痛地将牺牲战士的遗体掩埋在村东的沁水河边。担心敌人破坏，第二天深夜，又将烈士的遗体挖出，连夜运到我根据地的营格庄镇东的沙家村，重新安葬在村北的老黄牛山下，每位烈士墓前，都用砖刻着烈士的姓名，并竖起了“茶棚

战斗殉难烈士碑”。

如今，“茶棚战斗殉难烈士墓地”以及“茶棚战斗殉难烈士碑”已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每年的清明节，附近的群众和学生都会到这里为牺牲的烈士们扫墓。烈士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世代相传，永远激励后人奋斗不息。

参考书目：《牟平群英谱》  
(黄海数字出版社)

## 守护灯塔的抗日英雄伊塞克

王成军 撰文/供图

2004年盛夏，澳大利亚女作家乔安妮·米切尔·古莱克踏上了胶东这片让她魂牵梦萦的土地。她的父亲临终嘱托——“去中国猴矶岛，看看你祖父守护的灯塔还在不在”，支撑着她跨越山海，赶到这座承载着两代人思念的海岛。

猴矶岛灯塔静静伫立在岛巅，塔身斑驳，却依旧挺拔如炬，像一位沉默的老者，守望碧海近百年。乔安妮紧攥着那张泛黄的全家福，指腹一遍遍摩挲相纸的纹路，渴望从褪色的画面里，触到祖父当年的温度。她将照片上的灯塔、石房、砖墙一一比对，失声惊呼：“就是这里！”

照片里，她的祖父伊塞克·古莱克身着粗呢上衣，身姿挺拔；祖母温婉浅笑，年幼的子女依偎身旁。照片背景中的这座灯塔，曾是他们在异国他乡最安稳的家。此刻，祖父守塔的画面在乔安妮脑海中清晰浮现：深夜里，他攀上陡峭旋梯，点亮驱散黑暗的灯盏，为茫茫大海上的航船劈开迷雾；潮起潮落间，他仔细巡视塔身，任凭潮湿海风打湿衣襟；闲暇时，他陪着妻儿在灯塔下种花看海，海风掠过发梢，裹挟着一家人最质朴的温暖。

伊塞克有个地道的中文名字——顾力克，是白俄罗斯籍灯塔员。1925年，他怀着对东方的好奇，受聘于中国海关，辗转福建、海南等地，最终扎根胶东，驻守猴矶岛与成山头灯塔，一守就是十八载。他以塔为家，守着孤灯，伴着旭日与海潮，为往来航船精准指引方向，守护一方海域的平安。

平静的岁月，终究被抗日战争的烽火撕碎。日寇铁蹄踏碎山河，烟台海域沦为抗日前线，烧杀抢掠的暴行深深刺痛了顾力克的心。身为外籍灯塔员，他不忍见百姓流离失所、抗日志士前仆后继，毅然站到了中国抗日军民一边。

驻守成山头灯塔时，他借着职务之便，悄悄记录日伪军舰的航行路线与动向。那些写满密密麻麻数据的纸页，浸着海



风的咸涩，更藏着他的豁出性命的勇气。他趁着夜色，将情报偷偷传递给抗日武装，每一次交接，都是与死神的擦肩。他用微薄却坚定的力量，为抗日斗争点燃了一盏微光。

这份大义之举，还是没能躲过日寇的眼线。1943年9月，顾力克传递情报的秘密被发现，那些特殊的灯塔记录成了罪证。他被当时日本控制的东海关解雇，旋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，随后作为抗日外国侨民，被关押在潍坊乐道集中营。日复一日的严刑拷打与非人折磨，没能摧垮他的脊梁，他始终铁骨铮铮，宁死不肯吐露半分信息。

1945年，抗战胜利的曙光穿透阴霾。顾力克重获自由，恢复了灯塔员的职务，可数年的酷刑与牢狱之苦，早已掏空了他的身体。昔日挺拔的身躯变得孱弱不堪，连攀爬灯塔的台阶都要喘息良久，再也扛不起守塔的重任。

1946年3月13日，顾力克在贫病交加中溘然长逝，将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他守护半生的山海之间。

乔安妮将泛黄的合影贴在胸口，泪水滑落。她许下心愿，要把照片留在这片祖父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。如今，顾力克在猴矶岛的珍贵照片与英雄事迹，正陈列在烟台博物馆《抗日战争纪念馆》中，静静诉说着这段跨越国界的深情。

灯塔的光芒依旧在每个夜晚点亮海面，那光里饱含着异国守塔人的赤诚，闪耀着一段跨越国界的正义传奇。山海不语，永远铭记这份深情大义；灯火长明，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。